



编者按 在宝鸡的宝成通用电子公司活跃着一支不小的文学创作队伍。自1956年建厂时起,这支队伍便存在着了。三十余年来,在厂领导及工会的大力支持下,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表了500余篇作品,有的还获得了全国性的大奖。他们作品的内容多反映工厂生活,反映改革开放,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……,引起了各界读者的关注。

本版所发的一组文字,出自创作组部分同志之手,尽管在文学性、艺术性方面尚有待深化与提高,但其浓厚的生活气息,深沉的生活底蕴仍可以引起人们的喜爱。

马十驾,功在不舍。愿宝成通用电子公司创作组努力奋进,图为业余文学创作组部分成员。

索字 (小说)

乔向东

孔一笑恋书法,恋出了名堂。时近春节,登门索联者多了起来。冯处长也来了,可他只在门口犹豫了片刻,没有勇气跨进门槛,心里有一股说不明道不清的难为劲。人就是很怪,年轻时冯处长和孔一笑是同窗好友,打打闹闹,说说笑笑,眉毛胡子一般高。后来冯处长当了处头,孔一笑干了个处尾,虽仍是同窗,感情却远多了。大凡中国的官都有一种古怪的“正统”味,容不得部下出异端。就拿科里来说吧,上班时间喝茶读报,聊天谈笑,下棋吹牛钻桌子无可指责,而孔一笑练字就不同了。什么脱离群众,不务正业,想出名图利,搞“自留地”等等,真可谓千刀万剐亦不是。

记得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,单位暖气断了,同室的人纷纷自己放假,自寻地方暖和去了。孔一笑不想找人磨耗时光,便提笔练起字来。冯处长走进来,鼻子眼睛错了位,满脸的不高兴,一副老师训斥学生的口气:“办公室里咋能搞这个,收起来!”孔一笑苦笑一笑,从此办公室里再也不见了他练字的影子,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。去年调工资,孔一笑的名字从下面报上来,冯处长大笔一挥,换成了刘得意。理由是老刘人诚恳,从不在上班搞私活。有人问:“那老刘上班时间到自由市场帮老婆卖凉皮算不算私活呢?”冯处长理屈,但他有权,手一挥:“就这样定了……”事情过去很久了,冯处长尝够了别扭的滋味。回想起当年他们互相帮助,无大无小,天真无邪的情景,那该多好呀!可自从自己当了官,两人之间似乎竖起了一堵墙似的。就拿那件事来说吧,孔一笑上班时间练字固然不对,可自己说话时是什么态度,搁谁不生气,这样人家还乐意跟自己来往吗?况且今后还要在一个屋子里共事许多年,这样下去总不是个法子。所以冯处长这次索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其中。

第二天,冯处长上班较早,进了办公室,忽然发现自己桌子上用文具盒压着一幅叠得齐整的对联,打开来,上面写着:忆往昔少年追梦永留人生事宜将携手共图横幅是:归又来兮。冯处长看着那道劲有力,造诣深厚,散发着墨香的字迹,眼睛不觉一热。同时从内心迸发出一种钦佩之情:“功力不错!”

认识阎纲的大名,是由读他的文学评论开始的,但是,更深刻的印象还是他对待工人业余作者的真诚和平易近人的作风。

以文会友

——文艺评论家阎纲印象

王震学

在十年浩劫中,《人民文学》好不容易在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前夕复刊了。当时我们厂一下就买回来一百多本。工人们读着传着,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其中反映工业体裁的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小说,特受工人的欢迎。阅读后,第一位来向我谈感受的是当时的老厂长兼党委书记陈子良。他说:要组织厂级干部和党委委员们好好读读,看看人家“霍大道”局长是怎样抓生产的。(事后,他也组织他们读了,并进行了讨论。)接着,我们厂工人业余文学组,曾先后两次举行了读后座谈会,并很快从个人不同职务、不同角度写出了十多篇评论文章。厂领导让我们速寄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。

第二年我出差进京,拨通了《人民文学》的电话,想问问这些稿子的事,接电话的问:“哪里?”我说:“我是陕西宝鸡的,姓王,来京出差啦。”下面的单位和名字还未出口,只听对方立即喜悦地说:“宝鸡?是不是宝成仪表厂的王震学啊?”我顿觉好奇,我从不认识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的人,他怎么知我的单位和姓名?惊讶中,对方说:“我是咱陕西的乡党,叫阎纲。”我惊喜了,真是天不转地转,找不见碰见啊!故乡的亲情使我心里热火起来。

他问:“你是不是问你们工厂的那组稿子?”我说是,他慢声细语地说:“你们工厂的这组工人评论稿,是咱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收到来稿中最早最多一批稿。编辑同志们看了都非常高兴,从心里感谢你们工厂领导和工人业余作者对本刊的大力支持。本想选篇编发,谁知,江青把那篇小说打成了贩卖‘唯生产力论’的大毒草。编辑还受到了批判,愤怒和痛苦中,大家望着读者的来稿,心中又有无限的欣慰。这样吧,我看电话里也说不清楚,还是请你来编

编辑部一趟,咱们好好聊聊吧!”说完,又告诉我从哪上车,到哪下车。遗憾的是,我因同行买好了离京的车票,时间紧迫,未能如愿前往。只好回厂后向他写道歉信。

不久,他把这组稿子退给了我们。当工人业余作者翻看这组稿件时,只见他用红笔作了不少记号和批语,有热情诚恳的赞扬,有对不足之处的评论。为了感谢工人业余作者的辛苦,他还随信寄来了几本雪白的稿纸,以表谢意。

工人业余作者们,读着他火热的来信,仿佛他的心和我们的心联在一起。

时隔不久,陕西省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艺创作会议,他应邀从北京回到西安。我不能忘记在那秋风瑟瑟、树摇叶落的人民大厦小道上,我们第一次见面,他身材瘦高,性格豁达温柔,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亲热得象久别重逢的故友。

当我惊奇地问他:“那次在电话里你怎么知道是我?”他高兴地笑着说:“以文会友嘛,不一定不见面就不认识。不瞒你说,我从兰大毕业后,先分配在《文艺报》当编辑,从六十年代初,我就常见你们工厂的来稿,也为自己家乡的工人业余作者勤奋和热情而自豪,你忘啦,你在电话里一说是宝鸡,姓王,我就冒猜,结果猜对了。”

春去秋来,花开花落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我们不时地在西安和北京见面,他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总先问工人业余作者的创作情况,并关心工厂的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生产情况,他还把他主办的《小说选刊》发表的工人作家邓刚《阵痛》小说赠给我们工人阅读。

送别 (小说)

周其政

“我,该走了。”她从车窗探出脑袋,望着被冷风吹得脸上发红的他说。

他没有回答,暗暗地瞄了一眼腕上的手表,希望火车快点开走……

那年也是在火车站,也是在这样的冷风中,他们要去读大学。她的学校在东边,他的学校在西边,车站成了他们数轴上的原点。

他把脖子上那条纯毛围巾取下来,挂在她的脖子上,她还给他两颗感激的泪珠。那泪珠后来变成了珍珠,珍藏在他心灵深处。先是她的车来了,她要走了。在那一瞬间,他突然有了一股冲劲,就是拉住火车,不能让她走。可她还是走了,他自己也走了……

从那时起,他天天想着那场分离,想着纯毛围巾,享受着那珍珠的光芒与伤感。一封信又一封信如石沉大海。渐渐地,那珍珠的光芒暗淡了。他只知道她毕业后去了一家大厂,那个厂与他的厂有同样的产品,却没想到,还有二十年后的这场业务上的邂逅与第二次送行。

“你还记得那条围巾吗?”趁火车还没有开,他无话找话地问。

“那条纯毛围巾吗?我把它送给总工程师了。”

“为什么送他?”他油然而生出一股愤怒,他想说这条围巾是他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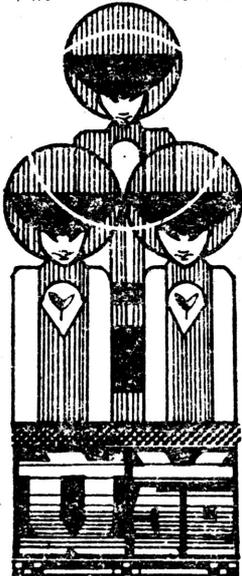
疾风劲竹 刘玉霖

生唯一的爱的奉送,想说为了她至今他还是“司令”一个,她怎么能……

“对不起!”她显出内疚的样子:“因为他是我的丈夫。”他仿佛头上又挨一棒。

“他已经死了!”她仍是内疚地低下了头,眼睛中却滚出了两颗泪珠。

他心头一热,酸甜苦辣,也分不清是什么味直往外涌,他也不由得低下了头……等他再次把头抬起时,火车已经走了。他茫然地望着那空荡荡的站台和伸向远方的路轨,恍惚中,那两颗暗淡了的珍珠忽然又亮了……



宝成通用电子公司 工会、陕西工人报社 副刊合办 刊头设计 范红江 叶广芬 本版编辑

惶惑 (小说)

潘忠文

宝才给同乡小季子写信,托买彩电。没几天,小季子回信了,说他们前一批彩电被一个一人物一弄走了,后一

不安于地 伏在地毯上 斑斓的身影 穿突在丛莽间 画 贺宝生 调和太阳的七彩 挥起自我的画笔

画熔炉中的火舌 画铁锤下的晨曦 画新芽的渴望 画冬青的记忆 再画一轮出海的红日 喷酒满腔热雨 溅起沸腾的希冀